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安福祸国记

南海胤子 撰

段氏卖国记

温世霖 撰

中华书局

目 录

安福祸国记

整理说明 2

安福祸国记题词 3

叙 4

序 6

自序 8

凡例 9

上编

安福部之缘起 12

安福部之扩张 15

安福部全盛时期 16

安福部与国会 22

安福部与内阁 50

安福部与国债	56
安福部与外交	62
中编	
安福部与财政	85
安福部与军阀	116
安福部与和议	128
段氏卖国记	
整理说明	179
自序	180
章序	183
一、袁世凯之遗命	184
二、段祺瑞之弁髦约法	184
三、段祺瑞媚嫉孙唐	187
四、段祺瑞之谋杀异己	189
五、段祺瑞之凌虐总统意图篡弑	190
六、段祺瑞之挑拨川乱	191
七、段祺瑞之发起徐州会议制造督团干涉宪法	194
八、段祺瑞贿造公民团围殴国会议员	195
九、段祺瑞免职怨望教唆独立谋叛共和	198
十、段祺瑞之解散国会主动复辟	199

十一、段祺瑞矫托讨逆自为总理劫夺印信	203
十二、海军讨逆护法与国会议员自由集会 于广州	207
十三、段祺瑞之对德宣战	216
十四、段祺瑞伪造临时参议院窜改国会选举法	219
十五、段祺瑞扰乱湘粤与国民宣战	221
十六、靳云鹏曲同丰赴日缔结军械借款及 军事密约	226
十七、段祺瑞任参战督办与再任总理胁迫 元首下讨伐令	230
十八、段祺瑞强奸民意贗造安福伪国会	234
十九、段祺瑞使徐树铮赴日订卖国密约	242
二十、段祺瑞卖国借款一览表(略)	246
二十一、段祺瑞力主欧约签字效忠日本	251
二十二、段祺瑞使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预备 为也先俺答	254
结论	257
跋	258

安福祸国记

南海胤子 撰

整理说明

作者南海胤子,真实姓名不详。书中所收作者给大总统呈文中有“遂令粤军之助中央者,莫、张败于潮、惠,龙氏败于高、雷,职等亦受连带而俱败……”等语,由此可知其曾参加广东战事,失败后闲居北京,故熟悉皖系内幕。

本书于1920年由北京神州国光社出版。据作者启事,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目前仅见上编和中编。全书为记述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活动的一部专著,对安福俱乐部缘起及其把持政治、操纵选举以及该部重要成员简历等,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并收有部分原始文电和有关资料。书中之议论虽多有偏袒皖系军阀之处,但由于作者了解内情,故而所揭露的“安福祸国”罪行,亦多为当时报刊所不载,为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由钟碧容整理。

安福祸国记题词

胤子

诸公原是不凡才，祸福无门揖盗开；
冷观世事棋千劫，话到兴亡酒一杯。
应运虎狼争道出，哀鸣鸿雁抱秋来；
忧时欲箸潜夫论，湖海元龙志未灰。

烟云满纸泪痕斑，是是非非莫等闲；
刘峻有心修信史，禹王无鼎铸神奸。
文章价贱酬知己，恩怨分明便野蛮；
放下屠刀未成佛，于今始悔读书难。

叙

安福一小小俱乐部耳，何以能祸国？盖有酿成其祸者也。制造安福者军阀也。奔走军阀者安福也。无军阀即无安福，有之亦不能为祸。有军阀即必至有安福，无此安福亦有他安福。供安福金钱者军阀也。增安福势力者军阀也。发生种种阴谋者军阀也。涌起层层政潮者军阀也。军阀盛而文治衰，文治兴而军阀败。安福为政党耶，安福即文治派也。安福非政党耶，安福即军阀派也。文治之祸国在阴谋，军阀之祸国在武力，安福兼而有之。忽以军阀倾文治，忽以文治煽军阀。国有是党，党有是人，其受祸也，宜矣。今倒安福者军阀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安福又何怨焉。而倒军阀之安福者文治派也。仗义半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安福目不瞑矣。以祸国言，安福之罪当诛。然而可以诛安福者国民也。若以酿成祸国之人，诛安福之祸国，犹以罪人诛罪人。祸国者将一祸再祸，而祸伊于胡底耶！合众军阀而造成一安福，一文治派足以倒之。非安福之易倒也，谓之军阀倒军阀也可；谓之文治派倒军阀也亦可；谓之文治派倒文治派亦无不可。文治派果能倒军阀，则转祸为福。若军阀倒军阀，祸犹未已也。若文治倒文治，其祸更大矣。我国民

思之：祸我者如此，祸我者何人，安福其不再生耶？军阀其从此永废耶？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编《安福祸国记》者，其有深意乎。

民国九年庚申七月七夕拈花微笑尊者序于宣南魔窟

序

吾读《安福祸国记》，不禁深有所感想也。纵观世界各国之党会如林，皆以集一党之精神，为国家策安全，为社会谋福利，为其党纲，为其宗旨。对内以促政治之进化，对外以谋国际之和平。如甲党发生不良之政策，而乙党必结合全党之力，从事猛烈之攻击。其胜负之结果，必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归宿，绝不敢恃武力，以违反民意也，故不愧称政党。吾国共和诞生，为期不过九年。其间如国民、进步、民主、共和、统一、筹安、讨论、研究、己未、庚申等各党，前仆后继，此伏彼起，不可不谓不盛矣。当其号召之始，莫不以民意标帜。一旦势成，握有政权，军阀、官僚互相利用，所谓为国家策安全，为社会造福利，促政治之进化，谋国际之和平者，皆置诸度外。惟知搜括民财，为其党人之挥霍；一意孤行，只知有党，不知有国。无怪国民嫉视，有隐痛于党人也。若夫安福俱乐部者，初不过一游嬉赌博之蚁集场合，始能逐臭附膻，号召不良分子，施出种种阴谋，演成祸国殃民之事。尚以政党自居，不亦为政党羞乎。吾以为民智不开，无力禁奸，即真有为国为民之政党，恐亦不免中途变像，为人所疑，况安福部之鸡鸣狗盗者乎！用以质之吾友南海胤子，不识以为然否。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一日，鄮山一郎

自序

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呜呼!安福之祸首也,以罪恶言,诚为国祸矣。尺磔蚩尤,千刳王莽,亦无人惜之。若尊之为首,似觉国人眼孔太小。夫首者,一团体中共推为尊者也。有首则党之势成,有首则党之力大。首善则党善,首恶则党恶。安福部果推何人为尊而拥戴之乎?王揖唐、曾毓雋有此资格,而无其权;徐树铮有其权,而无其位。然则为段祺瑞乎?安福部利用段氏,而非拥戴段氏。边防处以赞参授徐树铮,怫然不屑就,只此一端,已可概见。平心论之,安福部祸国之罪,必安福部推尊拥戴之人,而又甘心受其推尊拥戴者,似可称为祸之首。何也?安福部苟无推尊拥戴之人,虽为祸亦不大;其人苟非甘心受其推尊拥戴,何肯听其为祸而不问。既甘心受其推戴,即甘心为安福部之首领。安福部得此首领,有所恃而不恐。首领对于安福部,当然负完全责任。情理如此,无所谓挟制。国人公认安福部祸国,迭为惩办祸首之要求。今祸首已明令通缉矣。何以有此祸?何以谓之首?具此鉴别之真知,乃可以读吾《安福祸国记》。民国九年庚申孟秋吉旦,南海胤子识。

凡例

近年吾国政局变幻不测，光怪陆离，为吾国祸者，何止一安福部。本编专记安福部之事，凡与安福部无关者，概屏不录。

本编所载，有报纸已登记者，有得诸见闻者，融合贯澈，不厌求详，一概采入。

黑幕重重，局中人常有不能尽知各方面之真相，况局外观察耶！一人之见闻有限，阴谋之百出不穷。本编记载仍以事实为主，不敢过于炫奇为附会之谈，亦不因其失败为苛刻之论。

安福罪案具在，自有公论。凡丑诋漫骂之词，一概不取。

安福重要人物，凡有事实可记者，皆仿《史记》列传之例，人各一传。根据事实以为褒贬，务求公平，不计其在缉拿中否也。盖犯法者不无可以哀矜之情；漏网者亦应有诛心之论。

专制时代有为尊亲讳者，共和时代有为强权讳者，言论自由，若是其难哉！本编记载于万不得已时，亦只有寄托于文字之外。盖事非寓言，不能用诡名诡实之例。人多明眼，何妨在传疑传信之间。

本编原名《安福部始末记》，一名《祸国记》者，从众情也。安福真能祸国乎？国之祸耳。

本编记载,除电报、公文照原件登录外,其余皆搜罗各方面资料,参以己见,融会运化成一家言。盖因事多绪繁,用夹叙夹议之法,方免拉杂散漫之弊。篇幅虽短,涵义无穷。阅者注意。

上 编

安福部之缘起

民国九年八月三日奉大总统令 政党为共和国家之通例，约法许集会结社之自由。安福俱乐部具有政党性质，自为法律所不禁。年余以来，迭据各省地方团体函电纷陈，历举该部营私误国，请予解散。政府以为党见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树铮、曾毓隽等称兵构乱，所有参预密谋，筹济饷项，皆为该部主要党员。观其轻弄国兵，喋血畿甸，肆行无忌，但徇一党之私，虽荼毒生灵，贻祸国家，亦若在所不恤。是该部实为构乱机关，已属逾越范围，断不能容其仍行存在。著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即将该部机关实行解散。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其余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如设有该部支部者，并著各该省区地方长官转饬一律解散。此令。

命令一颁，举国人心大快，而吾反生一种感想。何也？集会、结社，共和国民有自由权。诚如明令所言，安福俱乐部犹是集会结社耳。即云具有政党性质，亦不过自由结合之一团体。既非法定机关，有何能力与政府抵抗。若政府认为不应有此一团体存在，则二三警察之力，即可解散之而有余，何至上烦元首

特下明令。吾不料安福俱乐部临死之末日，犹煊赫如此，无怪其强盛时势焰滔天也，未免为群恶增声价矣。究竟安福俱乐部有何魔力，构成种种罪恶，我国人知之否？

自古神奸巨蠹，当其恶迹昭著，罪已贯盈时，无人不欲食其肉，寝其皮，燃腹为灯，饮头为器。然当其作恶之初，犯罪之始，必有所凭借。利用时机，由渐而至，又必有最复杂之远因、近因凑合成之，乃能偿其大欲。所谓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国人第知安福俱乐部当诛，亦思制造成安福俱乐部之罪恶者，何在乎？大祸临头，追咎祸首。吁，已晚矣！

民国成立，国民党势力最大，党部遍全国，议员占多数。当时与之角立者，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之三党者，合则足与国民党敌。袁世凯知其然也，乘梁启超加入共和党之时，以金钱为饵，合并三党改为进步党，以抵抗国民党，此为吾民国党争之始。适袁世凯用梁启超之谋，解散国民党，免死狗烹，鸟尽弓藏，进步党亦同归于尽。其间破坏《约法》，凌蔑国会，强奸民意，恢复帝制，造成军阀，皆于此时发现。袁氏暴亡，梁启超等又以抛弃《约法》，停废国会，施行军政十年之策于段祺瑞，遂酿成张勋复辟之变。张勋既败，共和复活，西南各省拥护《约法》，要求恢复国会。谷钟秀等主张以旧法改召新国会，为调停办法。冯国璋颇赞成其说，段祺瑞亦未尝反对。惟梁启超等极力不以为然，谓中华民国既经一度之复辟推倒，即成已死蜕化过去之中华民国；现在复生之中华民国，乃由段祺瑞手造之另一中华民国，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是旧国会断无恢复之理。况旧国会不良，由于国会组织法不善，倘不先组织一种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

法选举新国会，未有不蹈旧国会覆辙者。冯、段黷之。梁启超乃谬引《约法》，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通电各省督军征求意见。除西南各省外，皆复电赞成。议定每省五人，密令各省长官指派，而临时参议院竟告成立。于是有所谓安福俱乐部者，乃于此时萌芽于政治舞台矣。

袁世凯利用进步党以排国民党，及国民党解散，进步党亦如秋扇之捐，金钱资助一概停止，绝不一顾。筹安会成立，进步党无形消灭矣。梁启超虽为弃妇，不甘岑寂，收合进步党余烬，成一研究系。其主张废弃旧国会，选举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者，皆研究系垄断政权之阴谋，惜金钱势力，远不如袁氏利用进步党之时。临参议长一席，梁善济失败，不得不让安福俱乐部独步。然则推波助澜，造成安福俱乐部命运者，梁启超也。

安福俱乐部组织之初，系民国六年八月在安福胡同梁宅，主持者王揖唐、曾云沛诸人。当时不过一寻常俱乐部耳。请宴叫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部名义。与交通系之韩家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无足异也。且以党为讳，用俱乐部名义为标志。说者谓自袁氏解散国民党，政党遂为政府所忌，而洪宪之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结合政党，恐亦后来文饰之词。其初实联络私人，为投机之活动而已。其后徐树铮因军事失败，转而谋政治上竞争，以巨款收买议员。王揖唐为贩客老手，即以安福胡同梁宅为收罗场。于是安福胡同内，车如流水马如龙，人如蚁赴，门如市，极一时之盛，俨然成一党之机关部。因俱乐部在梁宅，而梁宅在安福胡同，人之赴俱乐部者，皆曰安福。口头之习用已惯，遂以其地名其部，此安福俱乐部之